

## 动物世界

□刘剑波



### 小镇忆旧

我比同龄孩子更早知道畜禽是怎么叫的，我甚至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它们的叫声。有一次我在课后学着羊那样咩咩地叫了起来，打门口路过的珠算老师郭振家真以为一只羊闯进了教室，他手持那根让我们无比恐惧的教鞭冲进教室。教室根本没有羊的影子，郭振家四处寻找起来，羊呢？那只叫着的羊呢？直到有个孩子揭示了事情的真相，郭振家才放弃了寻找。我还记得当时的场景，那孩子谄媚地对郭振家说，是刘大头叫的，声音虽低，但我还是听到了。我恨不得杀了那个孩子。郭振家问我，是你叫的吗？我点了点头。在他的注视下，我紧张得战栗起来——他是让我们这些四五年级学生心惊肉跳的老师，上珠算课时，他一直盯着你的手指。打算盘，每个手指都是有明确分工的，对这一点，郭振家特别计较，要是哪个手指干了不该它干的活，那根教鞭便闪电般落在你出错的手指上，疼得你额头冒汗。在他的珠算课上，我们都噤若寒蝉，教室里噤里啪啦的算珠声就像在下雨。郭振家来来回回巡视，两只胳膊背在后面，手上拿着那根该死的教鞭，视线在那些拨弄算盘的手指上奔腾跳跃，他身上散发出的威严气息让我们不寒而栗。有一次，当他走近一个女孩时，那女孩因为紧张而哇地哭了起来。他捋了捋那女孩的头发，温和地说，你没打错。他的温和十分罕见，以至于感动了我们。他的形象我永远无法抹去：个高，奇瘦，略佝偻，来自遥远的外地，操一口洋不洋土不土的普通话，嗓音永远嘶哑。

那天放晚学，郭振家把我叫到办公室。老师的办公室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害怕去的地方，只要你犯错，你就会被老师拎到办公室去，却半天不处理你，让你站在墙角，战战兢兢地自我审判。我期期艾艾地对郭振家说，最近，我的手指都在干分内的事，一点错都没出。郭振家笑了笑。他的笑不仅没有减轻我的紧张，反而增加了我的迷惘。他说，你能不

能再来一遍羊的叫声？天晓得他是因为这个把我叫到了办公室，而且我一搞不懂他为什么对此感兴趣。于是，在空旷的办公室里，我肆无忌惮地咩咩叫了起来。像，太像了！郭振家陶醉在我的羊叫声里。我来了劲，对他说，我不仅会学羊叫，我还会学鸡叫鸭叫狗叫猫叫呢。于是我把这四种家禽的叫声学了一遍。我出色的模仿让郭振家对我充满了好感，他摩挲我头顶问我，你像口技演员，你是怎么会的？我得意地告诉他，我家都养着呢，听惯了。我还邀请他到我家玩，这样他就能看到了。那天，我发现郭振家其实是个慈祥和蔼的老头，我不再惧怕他了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好久没听到这些乡音了。他把那些畜禽的叫声称为乡音。

很难想象，我家的小小院落竟然养着那么多的畜禽。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它们的住处是怎么安排的，但每天早上一开门，我姑娘出现在院子里，它们用各自的声音向我姑娘倾吐的情景犹在眼前。那是它们用自己的话语系统向它们的统治者问候呢。那声音怎么听都有献媚的味道。何止是问候啊，问候是幌子，真实的目的是乞求和乞怜：鸡说，多么漫长的夜啊，您瞧瞧，我的肚子早就空了。鸭们不甘落后，呱呱呱吵成一条声，饿了，饿了，饿了！羊简直要造反，它们表示愤怒的方式是不停地顶着一根木柱，然后用尖厉的声音高叫，快给我点草，快给我点草！与羊叫声相比，小狗的汪汪声微不足道。猫的叫声是温柔的，它贴着我姑娘的脚踝，不停地转来转去。最优雅的是鸽子，它们扑棱着翅膀径直飞向蓝天，只留下一条优美的弧线。只有蚕静卧在芦帘上，忍受对绿油油的桑叶的渴望。我最迷恋蚕啃噬桑叶的声音，沙沙沙，仿佛春雨在呢喃。

总之，早上一开门，院子里的畜禽就吵成了一团。我觉得我姑娘是喜欢那种感觉的：她人微言轻，又垂垂老矣，在人类世界里遭受着漠视，但在这些畜禽面前，她简直就是掌握它们命运的女王，她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它们的心，她的一颦一笑都决定着它们的情绪。而当她发出斥责之声时，它们一个个都觉得大难临头，惶惶不可终日。那时，我姑娘

还不算老，除了做所有的家务，照料我们，还有精力来伺候它们。在她看来，鸡鸭成群，狗欢猫叫才像个家的样子。而用畜禽的产出来贴补家用，是最主要的原因。每天，母鸡何时下蛋，成了我姑娘关注的焦点。那些母鸡跟我姑娘混熟了，我姑娘可以对它们招之即来。我经常看到我姑娘抱起它们，探寻鸡屁股里有没有蛋。倘若冇，母鸡就会被关在鸡埘里，避免它下到别处，难以寻觅。一直到母鸡发出那种分娩后的轻松快乐的咯咯声，我姑娘才放下心来，赏给母鸡一把食。

不过，也苦了我们这些孩子。我们一放学就要被支使去挑茅草，而赶鸭子进窝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。鸭们对河流太迷恋了，在它们眼里，河流是它们的天堂吗？让它们离开河流简直要了它们的命。夜幕降临之际，它们还晃在水里，神情庄严地游来游去，对我们的吆喝充耳不闻。我和弟弟跑到对岸，向它们投掷石块，鸭们不慌不忙地潜入水中，我和弟弟哭笑不得。我姑娘教我们用玉米粒引诱它们，这一招果然很灵，鸭们抢着爬上来吃撒在岸上的玉米粒。我们把玉米粒撒成一根绳子的形状，绳子的尾端止于鸭窝门口，这样，鸭们就乖乖进窝了。

养蚕是充满诗意的活计。见证从蚕籽到白灿灿的蚕茧，让我们感受绚丽的生命过程。往往，蚕吃桑叶的沙沙声，会蔓延到我们的梦境。我们在这种美妙的声音里，睡得地老天荒。为了不让蚕宝宝的口粮短缺，寻找桑叶使得我们疲于奔命。周围的生产队倒是有桑田，桑叶连绵一片，却不许外人采摘。有一次，我和外号叫“猫儿头”的同学陈亚华骑自行车去十里外的十二大队偷摘桑叶。我们把桑叶装在车包里，当车包鼓得像怀孕的女人肚子时，一个生产队长模样的中年人突然出现了，并对我们竭尽恫吓之能事，表示要把我们扭送派出所云云。我们吓得几乎要尿裤子了。不过扭送派出所之前，先得将桑叶送到生产队去。我推着车子 and “猫儿头”在前面走，队长在后押送。我不甘一包桑叶就这样断送了，回去如何面对嗷嗷待哺的蚕宝宝？走了十几步远，我突然狂奔起来，同时跃上车去，把自行车蹬得风驰电掣。队长徒劳地喊着，而我已逃到安全地带。我大口大口喘着气，对“劫后余生”有了切肤之感。可怜“猫儿头”被队长训斥了一通，后来我在周国才货摊上买了几个柿子补偿他。



### 凌波

郭俊振

## 豆棚瓜架雨如丝

□王春鸣



### 花边系马

我有个叫花蕾的朋友，在微信上秀了一篮子扁豆花，离开了棚架、豆荚和藤蔓的花骨朵儿，美如半栖的蝴蝶，颜色艳紫。她说是跟母亲要求配药的，结果半架子全盛期的花朵，几乎都被采来，估计今年家里别再想吃到扁豆了。

我则觉得这病必然不重，而且也生得太美了，竟然可以在穴位上贴花。果然，想出这方子的人，是一个中医药大学的博士，她本科是学离散数学的，所以会建模分析《易经》，把人的生日和经络穴位放到一起研究，通过对五运六气的分析，寻找保健和康复的效果。听上去很玄，可是我们中国人，自古以来就有这些神思。此前也曾在本《本草便读》里读到“扁豆花赤者入血分而宣瘀，白者入气分而行气，凡花皆散，故可清暑散邪。”这怎么会想到？难怪小时候中了暑，奶奶会用丝瓜皮、西瓜皮，荷叶，再摘一枝扁豆花，煮水给我喝，不加糖而有淡淡甜味，可我一直觉得她是忽悠我呢。

我很喜欢扁豆花，觉得它是花朵里的侧

扁豆棚总是和芋艿地相间，翠叶婷婷的芋艿和乱红摇曳的扁豆，是田间最相映成趣的风景。

颜杀手，植物中不肯正面开花的可能就是豆类了，可是豌豆花太素，蚕豆花太土，赤豆花过于清白，只有扁豆花最得我心，尤其是紫扁豆，被绿色小花莺托着，在芦苇棚上一枝枝旁逸斜出，渐变的紫色浪漫极了，却又是家常的浪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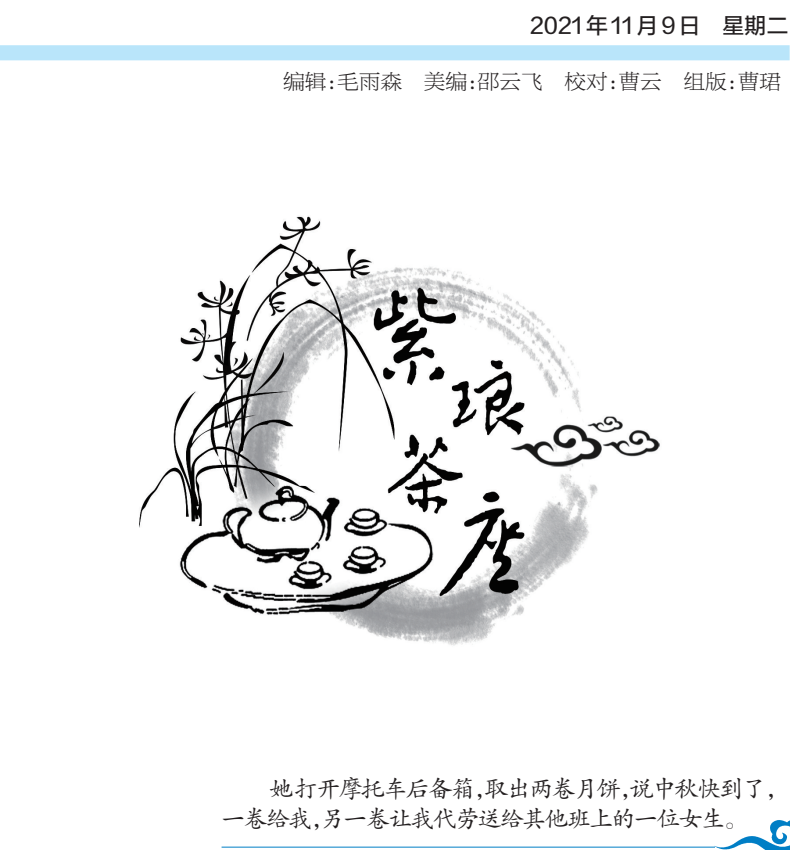
扁豆棚总是和芋艿地相间，翠叶婷婷的芋艿和乱红摇曳的扁豆，是田间最相映成趣的风景。而在苏南夏天的餐桌上，芋艿片烧扁豆也是最应景的组合，就像白扁豆烧青菜茄丝一样。扁豆可以和蒜末清炒，也可以做成扁豆饭，用生抽料酒葱姜腌制了肉丁，再以猪油煸炒到五分熟，等米饭快熟时拌进去，文火焖之，再揭开锅盖的时候，香气和热气，迅速地糊满眼睛鼻子脸，谁都喜欢吃。

有的人家，扁豆架下也会随手撒两粒丝瓜籽，但丝瓜大多是吃不着的，它们会顺着架子爬到旁边的高树上，能爬多高就爬多高，然后自由地长成巨大的丝瓜络。这日子就是桐城派散文家戴名世在《乙亥北行日记》中羡慕的那样：“过一农家，其丈夫担粪灌园，而妇人汲井且浣衣；门有豆棚瓜架，又有树数株郁郁然，儿女啼笑，鸡犬鸣吠。余顾而慕之，以为此一家之中，有万物得所之意。”

我们家，在长长的几十年时光中，也是始终有豆棚瓜架菜畦篱落，有万物得所之意的。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，我始终就像爬不

高的扁豆藤，胸无大志，不能远游，喜欢承欢在父母膝下。后来爸爸老了，病了，吃什么都没有胃口，总是觉得冷和累，他坐在豆棚旁边晒太阳，顺手就摘了半篮子扁豆。妈妈给他用素油煮了扁豆饭，将豆荚两头掐掉，两边的老筋撕掉，连着豆粒剥成丝，衬着晶莹的白米，盛在红色碗里，他竟然吃了小半碗，连连说香。爸爸离世之后的第一个夏天，扁豆花依然开得蓬蓬勃勃，妈妈又煮了几次扁豆饭，青中带紫的豆荚在刀下剁得细碎，太碎了，盐不是加多就是加少，我一口都吃不下，包在嘴里溜到屋角吐掉，没有撕干净的筋嵌在牙缝里，一扯，心中剧痛。眼前一棚紫扁豆，在八月的风里摇晃着，有的在开花，有的在凋谢，蝴蝶和蜜蜂又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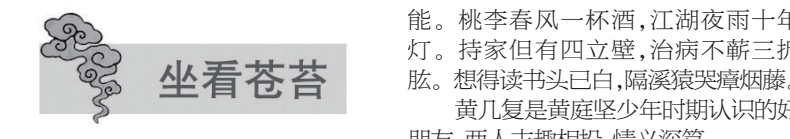
满架秋风扁豆花，一如往年，而终究物是人非。乡野植物有风情的不多，所以有些隐居田园的文人也喜欢扁豆。我的书架上许多闲书，最闲的一本是《豆棚闲话》，清代艾衲居士的话本小说。所有的故事都是假托主人与几位客人在豆棚架下的聚会闲聊所得，时间是从种豆到豆枯，我猜这豆棚一定是扁豆棚，因为扁豆的花期和生长期都是漫长的，能一直从四五月到九月。艾衲居士是个饱经忧患，块垒在胸的不羈文人，他们将自己放逐到乡野，以不作为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。有时闲来无事，主客们有的姑妄言之，有的姑妄听之，于是就有了豆棚瓜架雨如丝，有了漫话，有了夹杂着隐喻的春去秋来。



她打开摩托车后备箱，取出两卷月饼，说中秋快到了，一卷给我，另一卷让我代劳送给其他班上的一位女生。

## 江湖夜雨十年灯

□江 徐



我们都生活在窗前，窗外云来云往，花开花落。

我好像一直站在窗前，从未离开。栾木才开花，而今又开，恍惚而已。中秋仿佛才过去，而今又来。

重温萧红作品，恰好读到一篇《中秋节》。那时候，萧红跟萧军在一起，没有风花雪月，只有箪食瓢饮。十月的一天，她忽然想起从前的中秋节：“记得青野送来一大瓶酒，董醉倒在地下，剩我自己也没得吃月饼。小屋寂寞的，我读着诗篇，自己过个中秋节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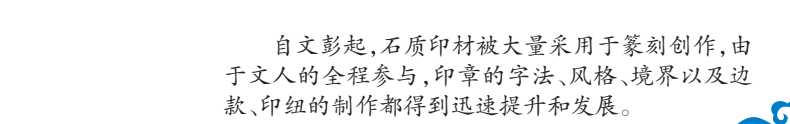
不知她读了哪些诗篇，不知她的窗外是否有桂花香，饿了似的，飘进饥饿的人的心扉……

古人的诗词，相当程度上也是他们的回忆录。我喜欢在诗词里了解唐宋人生。最近读黄庭坚词传，近二百阙词、二千首诗，串联起来，便是江西诗派开山鼻祖的一生。

据说不惑之年的黄庭坚已戒除酒色，潜心向佛，却依旧恃才傲物，在宦海中沉浮。那年，他在德州德平镇任监知监事，中秋节快到了，他收到兄长黄大临捎来的书信、一盒家乡特产红壳月饼，以及兄长的仕途佳音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黄庭坚去镇上给母亲和儿子买回德州月饼，又命家人摆上筵席。他要举杯邀月，开怀畅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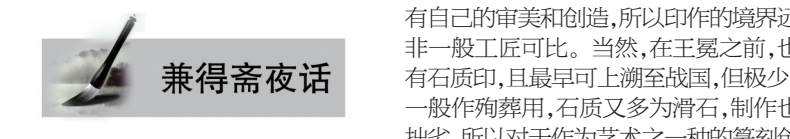
明月如镜，好风似水，黄庭坚不禁想起远方的亲朋好友，尤其是至交黄几复，于是执笔写下诗篇《寄黄几复》：我居北海君南海，寄雁传书谢不



自文彭起，石质印材被大量采用于篆刻创作，由于文人的全程参与，印章的字法、风格、境界以及边款、印纽的制作都得到迅速提升和发展。

### 灼灼其华

□杨 谓



在我国传统艺术百花园中，有一朵明艳的小花——篆刻。艺术大师丰子恺说它：“经营于方寸之内，而赏鉴乎毫发之细，审其疏密，辨其妍媸。”又说：“书画同源，而书实深于画，金石又深于书。”他说的金石，指的是篆刻。篆刻是后来的称法，因入印文字以篆书为主而得名，战国秦汉时叫玺、印章、印信、印章，后又有关防、宝、记等多种称法。

印章起源甚早，主要作为凭信，后扩展至器物标记等领域。到目前为止，考古发现最早的印章实物为战国时物，从工艺制作水平及艺术手法看，印章的发源当远早于此，我还曾大胆推测，极有可能图画印的出现早于文字印。印章艺术的发展，在秦汉时达到大盛，数量多，制作精美，材质以铜、铁为多，也有金、银一类，制作工艺则有铸有凿，但以铸为多。另有玉质、牙角之类材质的印出现，因质地坚硬，一般人不敢轻易染指。印章艺术从三国魏晋开始走下坡路，到唐宋时已大而无当、粗糙不堪。其时虽有一些著名文人用心于此，但一是实践不多，二是“刻”这一道至关重要的工艺必须亲手于人，最终效果便不太理想。也有自己亲自动手刻制的，比如宋代大书画家米芾，但线条粗糙生涩，权当游戏可也。

元末，书画家王冕首创以花乳石作印材。花乳石是一个总名，主要包括青田石、寿山石、昌化石等。由于花乳石质疏松，受力容易，所以从设计篆写印稿到刻制完成，书画家自己可以一手完成。王冕的印宗法秦汉，又

能。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持家但有四立壁，治病不靳三折肱。想得读书头已白，隔溪猿哭瘴烟藤。黄几复是黄庭坚少年时期认识的好朋友，两人志趣相投，情义深笃。

长大后，离开家乡，踏上仕途后各奔东西。一个在北国，一个在南方，聚少离多的岁月，他俩借鱼雁传书保持往来。

“春风桃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”遥想当年，温风似酒，举杯共饮，那段岁月，仿佛就在昨日。夜雨孤灯下，细想当年情，江湖相望，竟已是流水十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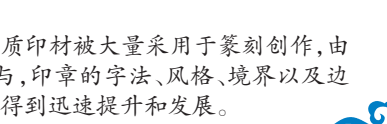
梦中梦，身外身，能有几回十年？所以，他在另一阙词中感叹：“笑口须开，几度中秋见月来。”

中秋，月饼，诗词，十年，让我回想起师范时代，教过我们语文和写作的虞福美老师来了。

人如其名，虞老师个子高挑，气质优雅，笑起来眼睛眯眯的，亲切又飒爽。虞老师喜欢穿高跟鞋，哪怕在操场上打羽毛球，也穿高跟鞋。她说穿惯了高跟鞋，换了平跟鞋反而不舒服。

身为语文课代表，我有机会常去虞老师办公室。有一次夜自修，她喊我去到办公室，只有我俩，以及两盏白亮亮的日光灯。相对而坐，聊了很久。“父母双全的孩子，也有他们的苦恼，如果父母总是争吵……像你这样，也有属于你的幸福……”实际上，我自己也是这种观念，并非自欺欺人，也不是自我安慰。能从一位师长口中听到与自己相契而一般人不敢、不愿诉之于口的想法，心中一凛，更因对方的坦诚以待而倍感温暖。

有一天下课后，虞老师让我跟去车棚。她打开摩托车后备箱，取出两卷月饼，说中秋快到了，一卷给我，另一卷让我代劳送给其他班上的一位女生。那女生大概是她亲眷吧。



有自己的审美和创造，所以印作的境界远非一般工匠可比。当然，在王冕之前，也有石质印，且最早可上溯至战国，但极少，一般作殉葬用，石质又多为滑石，制作也拙劣，所以对于作为艺术之一种的篆刻创作基本不起作用。综上所述，王冕的首创，为篆刻艺术的大变革提供了可能。

大约又经过了一百好几十年，时序当然早已进入了明代。有一天，时任南京国子监博士的书画篆刻家文彭，“肩一小舆过西虹桥，见一蹇卫（蹇卫是驴子的别称）驮两筐石，老骘复肩两筐随其后，与市肆互诤。公询之，曰：‘此家允我买石。石从江上来，蹇卫与负者须少力资，乃固不与，遂惊公’。公睨之曰：‘勿争，我与尔值，且倍力资。’公遂得四筐石。解之，即今所谓灯光也。……先是公为印，皆牙章，自落墨，而命金陵人李文文（石英）镌之。……自得石后，乃不复作牙章。……于是冻石之名始见于世，艳传四方矣。”（转引自沙孟海《印学史》）花乳石佳者半透明，世称冻石，有灯光冻、鱼脑冻、蜜蜡等别名。自文彭起，石质印材被大量采用于篆刻创作，由于文人的全程参与，印章的字法、风格、境界以及边款、印纽的制作都得到迅速提升和发展，寄情与欣赏成了篆刻艺术的主要功能，词语印、斋馆印、鉴藏印大量涌现，创作者和拥有者迅速遍及社会各阶层，中国篆刻艺术的第二个高潮正式开启，“篆刻”的称法大约也于此时开始普及开来。据邓之诚《骨董琐记全编》载：清代成哲亲王永理就曾刻过一方石印赠予大臣；清代女子工篆刻者，有昆山孙凤台、德清梁德绳及其女延初、桐城方若微。与文彭同时且并称“文何”的明代大篆刻家何震，曾为妓女马湘兰刻过两印：一方是何的代表作《竹鹤深处》，是著名文人王穉登篆刻以赠马湘兰的；另一方是白文大篆印《浮生半日闲》，有边款记载当时情景：“壬子谷日，偕蓝田叔、崔羽长、董元宰、梁千秋，社集舟中，女史马湘兰索刊。”